

重点
阅读

彰显日常审美的耐力

□杪 杪

如今是一个没有秘密的时代,一切事都被一切人所熟悉,本雅明所言“讲故事的人渐渐远去”的情形正在被我们所经历,再无秘密的经验向别人讲述。习惯于“宏大叙事”的文学传统面对毫无新鲜感的琐碎日常时,颇有铁拳击中棉花时的泄气之感。张好好最近出版了她的随笔集《最是暖老温贫》,在轰轰烈烈的日常审美叙事文学演出现场亮出一个漂亮的身段,彰显了她在日常经验审美中的持久耐力。

生活每日继续,行动坐卧或者柴米油盐的鸡零狗碎,历史的沧海横流已渐变为如此些小如此卑微的无声细雨,每个人都在棋局一样的命运推演中扮演着微茫的角色。纤小或者绵密,或许是张好好最瞩目的焦点,于是在她的笔下就有那些人事往来、花草虫鸟、风光景色的小情致,以及喜怒哀乐、或急或缓的小情绪。比如,在黑暗中与人行走,有了对童年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并形构成人际的微格局,“我们放松下来说温暖的小话儿,你不在我们的队伍里。但是今天给你说了这个故事,你就从此与我们并肩前行了”(《黑》)。再比如,没有由来地就写起一种叫艾蒿的草,“艾蒿并不美,灰白色的枝叶,花是极小的黄”,作者以之寄乡愁的则是它的味道,“我想给你说说家乡那座山谷里,艾蒿在夜里流动的幽沉的香”,竟然它的存在也勾着心里永恒的意境,“在艾蒿流动的纯香的森林里,山脚下,想要有书信递到夜里的山外去——可以‘雪夜访戴’的人不多,看似零星,然而永远在那里”(《艾蒿》)。围绕这些自然之物而展开的叙事,显示作者习惯于由此及彼的想象,敏锐、独到的观察与细腻的体味,使她的写作呈现某种寓言性。

探寻在平凡甚至平庸的生活中发现美、发现意义、确立生活价值的可能性,是张好好在写作中的另一种坚持。《三宝的45度脑袋和牛排》《她很老了,但是她有一只猫》和《咪子走了》既揭示了生活中的情趣,又将生存、生活和生命三者合并为一个带有解构严肃意义的雅致命题。鲁迅言及:“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于文于情于事,作者参透了其中的奥秘,自然文意融会贯通而成。冰柿子、于鸟酱、甜酒、汤圆、葡萄干,这些让一个女性的日常生活变得丰富起来的元素,在文章中



纷纷呈现出它们略有小资意味的浓郁内涵,但外延则是给人与人之间亲昵、信任、温暖的关系提供标识之物。于是,我们看到,一盒喜气洋洋的薄皮核桃引出作者的一番感叹,“可叹‘真真’二字,没有关系的关系是最妥当的,不是因为慰藉、安全、取暖、拔高而融合在一起——外相看来是稀薄、微薄的‘关系’,那才是真正的有永恒瓜葛的两个生命体了”(《暗物质》)。而一组关于“甜”的记忆则让作者徜徉在对亲情的怀念中,“爱吃甜食的父亲、像变魔法一样咪啦一声把虾仁变得雪白松脆的妈妈、姐妹三个的甜酒酿、

女儿的冰糖葫芦,读着文字,甚至能够想象出作者写作时那种边写边醉的样子。

文字有时就是一种情怀,在这个意义之上,张好好的文字所传达出的,正是她作为一个女性所拥有的对人对生命、对情感和对世界的慈悲、善良、怜惜和宽容的襟怀,恰如用作书名的那篇文章的题目。在她的文章中读不出恶,读不出拥挤,读不出狭隘和负累,有的则是敞亮、是坦诚以及对日常生活恬静疏离的视野。她在文章中写从新疆到内地的人生旅程,想必那也有颠沛、也有艰辛,但她不曾抱怨任何,笔下全是一种乐在其中的随遇而安和满足:“对于伊型想说的话实在很多,就像面对心爱的人,仰头注视它,含着热烈情感的光芒,同他说话,非要把那渊源始末梳理清爽了才算有了确凿的爱的誓约。”(《爱上伊型》)“我是快活的,结伴的人们会让我看见彼此独立的灵魂在某一时刻的融合,多么温暖,信靠同行的人,同靠信上帝一样值得我们尊敬。”(《在伊型》)“是的,我爱北京,尽管它那里的春风实在大,城市空旷,人便显得渺小,尤其是外乡来此漂流的人——无论他们的表情怎样的大悲大喜,最后也会定格为淡漠的平静;无论他们最终留下来或是被动地离开,他们的神情悠悠,如一支香烟静静燃烧之命运的甘于默认。”作者的地理学不是枯燥的地名,也不是去匆匆的逆旅,整个世界都是她温暖的家园。

生活不见得人人都如意,常言说“不如意者七八九”,但人又得“坚持”,活下去的确需要勇气,难的是张好好这样在“坚持”中的审美。而横亘在经验与审美之间的日常叙事,常常在当下轻量化、碎片化的时代为写作者和阅读者制造难度,所以《红楼梦》常常在“读不下去”的书籍排行中上榜。《最是暖老温贫》的最后一篇是《风月无边——看〈浮生六记〉》,沈复这一作品又是面向生活审美的经典之作。曹雪芹也好,沈复也好,甚至那个假托的“兰陵笑笑生”,他们写琐碎的经常、写生活的繁复和平淡,耐力可谓惊人。而在张好好的写作中,我们看到了她向传统的致敬,这也是她向难度、向当下平庸生活的挑战。

(《最是暖老温贫》,张好好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新知新思

以前读书,读到“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这一名句,一度非常喜欢,深以为这是为人文的理想境界。后来却又发现,正因为它过于理想,所以不易抵达,难以追慕。虽说作品和人品并非总是一致,但一个人的性情,多少会投射到文章中。比方说,谨慎保守的人其实很难容许自己在文章里放荡不羁,即使读者觉得好玩,身为作者也不太能接受,甚至会觉得那不是自己的文章,起码不是最好的状态。这一点,在文学史研究专家洪子诚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他本以沉稳著称的文学史研究著作,还有许多别的学术著作,许多人都爱读,认为他深谙史家笔法之妙。后来他还写了《私人阅读史》,有更多个人性情在内,许多人也叫好,觉得见到了洪老师的另一面,但他个人却始终有疑虑。

谨慎的人写谨慎的文,这是合乎性情的。同理,一个锋芒四射、思维活跃的人,到了写文章时,其实也很难中规中矩,更向往的是天马行空的创造。周明全的《隐藏的锋芒》一书,就多少可以印证这一看法。从书名的选取,也可以看出他属于后一种——没有锋芒的低调,何须隐藏?

在该书《后记》中,他曾有如此自述:“我虽做批评,却无什么理念,读书全凭心性、兴趣所致,写作亦然。”这对于理解他人与文、想必然有概括性。其实,“无什么理念”也是一种理念。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观,对文学缺乏起码的认知,批评活动是无从展开的。丘英里的《看整个世界的绿色》,同理,一张白纸也显得什么都是白的。我相信,周明全所说的“无什么理念”更多是指没有一套统一的理论、主义作为依据,也不知道通常的学术文章那样注重思想谱系的梳理和行文的规范。但他并非是非反智的批评家,也并不机械地反对学院批评。书中有一篇文章题为《顽强而生的“80后”批评家》,还有《金理:同代人的批评家》《张莉:反教条主义的批评家》,等等,都是关于当下活跃的批评家的个案研究或综述,这些其实都是典型的学院批评家。换言之,他反对的不是学院批评,而是僵死的知识教条。

正是这些观念,还有他所处的位置——在出版社工作而非供职于高校,让周明全获得了自由,让他形成了放胆为文、率性而为的特点。作为一位曾经以绘画为专业的批评家,他深谙观看之道,很体会现象学所说的“直观”在认识上的意义。书里的开篇文章《批判·宽容·忏悔》,意在以文言的《蛙》为倒来反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境界。从一篇作品入手作症候群分析会显得略为冒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中对莫言这一颇具争议的文本解读确实令人眼前一亮。尤其是批判、宽容与忏悔这三个角度的选取,是极有见地的。他展开论述时,也没有征用过多的理论,而是试图让事实说话。比如论证莫言在《蛙》中有意对计划生育实施的非人性行为展开批判时,他详细分析了小说里三个充满血腥的追捕场景,认为正是这三个追捕画面的白描式书写,将冷血和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

重视直陈其事,不作太多的理论提升,也无意于通过解读他人的文本来进行理论或观念的再生产,这是周明全还思行文的特点。用学院知识体制的标准来看,这显然不是十分吃香的路线。然而必须承认,这种为许多人文主义者所青睐的批评路线,对于多数读者理解文本是有教益的。知识是好东西,观念也是好东西,然而,过多的知识累积,过于尖端的观念,可能会造成过高的门槛,从而成为接近事物本身的障碍。许多现代诗与当代哲学,也包括批评文章,之所以可信而不可爱,便与此有关。因此,在注重考证和义理的学院批评之外,我们还需有这种活泼的、率性的、平易的批评。

也正是从类似的批评方法入手,周明全还对老村、余华、王朔、阿乙、姚霏等作家的作品进行了了解,并且对这些作家的作品特色作了相当到位且容易理解的归纳。比如对于余华的《第七天》,他认为意在“用荒诞击穿现实”,将之定义为荒诞现实主义的作品。又比如《抚慰在世者的忧伤》这一篇文章,本是应邀为《创作与评论》“80后文学大展”栏目所写,是对张怡微的中篇小说《试验》的细读。它也很好概括了所评文本的特点,我记得张怡微后来在为之这篇作品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而写的创作谈中也提到这一点。可见作家对这一主题的概括是认可的。

批评不能反智,也不能不注重学理,但批评的路数确乎有很多种。应容许有人以理性为激情,也容许有人以激情为激情;应容许有人以追求“绝对知识”为志业,也容许有人直率地说出个人的感受。借此,围绕着作品才有可能形成对话氛围,而批评也才不至于只剩一个声音。

(《隐藏的锋芒》,周明全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放胆为文 率性而为

□李德南

一生有梦

□于同云



结识诗人孔祥敬,缘于2010年的一场朗诵会。他的一首诗《我们的梦永远年轻》,由我和赵虹来朗诵。

读了诗,就非常喜欢。诗人的梦竟是如此的多姿多彩、斑斓辽阔。在他的笔下,梦可以长出海面、地平、树梢;梦可以在狂风、骤雨、闪电中穿行;梦可以在江河、大地、峰峦上播种;甚至把梦装入未来的梦中,在梦里追求着一个梦!而且,“我们的梦永远年轻”。

演出后,这首诗受到观众的欢迎和赞赏。孔祥敬夸我们朗诵得好,我夸他诗写得真好。夸来夸去,我们相识了。由此开始,我接二连三地在不同场合朗诵他的诗作。

记得朗诵他的第二部作品,是在他的诗歌朗诵专场上朗诵他描写老英雄李天祥的诗作《英雄归来兮》。可以说,这首诗是他做的一个英雄情结梦。我们都知道,描写英雄的诗是不太好写的。写不好的话,就会是形容词的堆砌,写

得空洞而概念化。但孔祥敬这首诗却写得清新、细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这是一个深情的夏季/热风吹奏牧笛/醉雨滋润沙地/雄鹰在黄河故道盘旋寻觅/李文祥牵着妻子的手/解甲归田回故里”。这样的诗句,或许得益于他青少年时期的农村生活,以及他对农村场景的熟悉和眷恋。一幅幅画面接踵而至,如流畅的电影镜头,具体、清新、细腻,而毫不造作。整首诗在结构上分为三大段落:归来时——夏季,逆境中——冬季,结尾段落——春季,用季节的底色来渲染情节的气氛。这样,我们在朗诵时就很容易找到情绪基调。

在和诗人孔祥敬交往的过程中,感受着他的豪放、爽朗,享受着他的真诚、热情,接受着他的爱与恨、追求与梦想。

孔祥敬有很强烈的故乡情结。在他的许多诗作中,经常会提到故乡,而且故乡时常和梦相连接。如“梦中的故

乡”、“我流着热泪梦醒故乡”(《苏醒的故乡》)。《秋天我们一起去寻找》是最能表明他的故乡情怀的,也是最感动我的一首诗。“秋天/打开思绪的门窗/我们一起去寻找……我们去寻找那快要遗忘的故乡/有蟋蟀唱歌的地方/就是我离别久远的故乡”。久居都市的人们,秋天或许会逃离城市的拥挤、喧嚣、雾霾,去名山大川、人文圣地,寻找一份清静,呼吸一口清新空气吧?不是,他要寻找故乡。在他描写故乡的所有诗作中,都没有锦衣还乡的虚荣,也没有乡村变化的喜悦。“我仔细地找着/找回了一箩筐沉甸甸的忧伤/我把这故乡的忧伤/我把那那时的香囊/悄悄地装入邮箱/寄给远方读书的姑娘”。或许,这也是一种“落叶归根的思念”,这种思念刻骨铭心,是对父辈时代生活艰难的咀嚼回味,因而才会有忧伤感,才会想到要后代也能牢记这种忧伤。用一句名言背诗,就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

叛”。因此,梦中的孔祥敬是清醒的,清醒得难能可贵。

孔祥敬的身份有过许多变化,农民、军人、记者、公务员等等。可他不变的是对故乡的一往情深,是对亲人浓烈的爱。这些情和爱的蕴积,借物象喷涌而出。无论是云、霞、雾,还是黄昏,在他梦幻的笔下皆成妙章。他的一首短诗《黄昏》写出了一种挚情。这首诗让我的心流泪了。“黄昏最先从一只鸟翼上飞/倦意斜入渴望的巢/剪影无踪/远方点亮一盏灯/流泪的眼睛/盼归一个离开母亲胸膛的乳名/城市的光闪亮/一行一行一层一层/站在立交桥上/只有灿烂只有辉煌/数来数去/就数远方的那盏流泪的灯最明”。读了这首诗,马上就想到了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我不知道孔祥敬是怎样从傍晚时分倦鸟归巢、路灯点亮等这些司空见惯、平常又平常的物象中,找到“远方的那盏流泪的灯”的。或许,他又做梦了。他的梦让我惊讶、感叹、佩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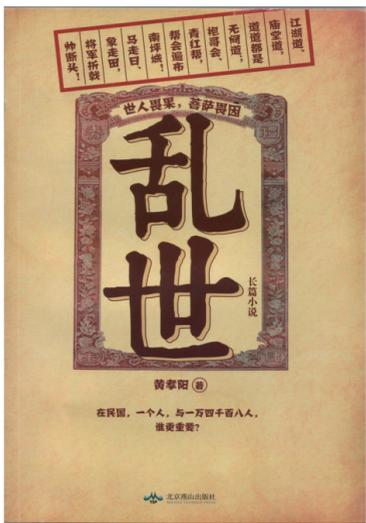
我佩服他的妙笔,感叹他的神思,佩服他的梦境!

愿孔祥敬一生有梦!
(《追梦》,孔祥敬著,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开卷絮语

《乱世》里的创造

□李强



中的这个面具正是基于“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古训。谁不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呢?谁才是鸡鸣狗盗之徒?或者每个人都有他善的一面和恶的一面,正如书中所说:“人深如大海,那极黑暗的深渊处自有异兽、怪物,及种种不可名状。”现象与本质,在探究这些人物掩藏于面具之下的真实面目过程中,通过一个个悖论的博弈,实现了作者于波澜不惊处的惊心动魄。这些人物的“不同”,正是源于作者的创造。

作者还精心地布置了“舞美”和“台词”,这充分体现了其把握语言的能力。语言其实是最难有所创造的,我们在民族素质整体提升的同时,升去了很多民族语言的精华,普通话的普及就好像是一次“磁盖格式化”,许多新的文学作品常常也成了千人一面、千文一面。把丢掉的捡回来并不容易,创造则更艰难。我不知道黄孝阳是不是刻意地在拾起一些民族语言中被格式化了的东西,但《乱世》里的语言就因为故事发生时间地点的特殊性而具备了两个特质:一是“仿川西方言”,二是“仿民国范儿”。“仿”和“仿”,并不是原模原样的“还原”,而是合情合理的“创造”,使作品的语言既精练到位,又有独到之处。言谈之间,信手拈来几句经史子集、诗经乐府、佛教经典,或者《大公报》《申报》的新闻报道,更有“人生如梦,争奇夺利归泡影;法界唯实,也悟虚幻成大觉”的楹联,“我也曾锦衣罗绮,我也曾路雨桥霜”的词调,“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衫”的军歌、川剧中吱呀作响的板胡,再加上周璇的《天涯歌女》和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活脱脱一个现代版的“梦

回民国”。

文学之所以区别于故事,大抵在于小说的艺术性。作者正是通过半文半白的语言,营造了一个个艺术的氛围。丛林、刘宅、茶楼、县衙、法院、观音庙、街口,每一个场景都展现了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既有话剧舞台的现场感,又透露出语言带给人的无穷想象力。比如,“悠远晴空下宛若一块闪闪发亮的银锭”,用“银锭”形容城下的小河;又如,“整个地球上好像只剩下这个银白色的茧子”,用“茧子”隐喻危机四伏的城;而“漏夜鼓声轰轰,犹如微微雨滴”这样的场景更是俯拾皆是。可以说,作者不仅仅在讲故事,更是通过文学的笔触,不惜笔墨地搭建起历史的大幕,让读者在看到一个虚构故事的同时,也能受到美的熏陶和感染。换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叙事,可能需要花费比平常方式多得多的心思,但是作为文学,值得。就拿这句来说吧,“蓦然间一个念头忽然而至,待要近前窥个清楚时,它已如惊鸿翩然而去。”它不仅生动,而且准确,经得起琢磨,越读越有嚼头。丰富的隐喻、寓言,凝聚于一部不过20余万字的小说之中,极大地扩充了小说本身能够承载的重量。

当然,小说是情节的艺术。《乱世》在情节的安排上也有其独特性,甚至用我们常说的正叙、倒叙、插叙都无法说得清。猛一看去,倒是有点乱,但细读起来,只是题目换成了画龙点睛的清一色两个字。细细品味,作者又不是平铺直叙,虽主体情节部分集中笔触写刘无果回乡几天之内发生的事情,但其间安排了必要的闪回,甚

至是亦真亦幻的“梦境”,还有“视线跟随着这只蚊蠓的飞行路线望出去”这样的“移形大法”,再加上对历史大气候的种种阐释,这个叙事结构已不简单,即使独立成篇也不会很俗。但是作者偏偏不安分,他不甘于陷入一个哪怕与人有一点儿雷同的故事,而是把整个主体情节说成是一个自杀女人的小说作品,并由编辑补写了序幕和第21章,使得如此之大的一“套娃”外面又多出一个更大的“套娃”。这样的创造,不仅使读者有了更多的新鲜感和猎奇心,也使小说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生存场。或许,作者并不是单纯为了讲一个故事而写一部小说。

黄孝阳说过:“当代小说最重要的职责将是:启人深思,帮助人们在喧嚣中发现孤独,在众多一闪即逝的险崖上瞥见天堂。”正是他的这句话,使我稍稍窥见了他的用心——虽然时过境迁,但曾经困扰过世人的命运,仍然继续困扰着今天的我们,只是有了另外一种表现形态罢了。作者将这两种表现形态有机统一了起来,给了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

或者正因为此,在主体情节上,作者并没有把最后一个或几个“套娃”取出,而在主体情节之外,把更多的可能性一一摆在了读者面前——我暂且借称这种写法为“留白”吧。留出来更多的空间,把想象的权利交还给读者。谁说纸质书不能与读者互动?如果你是一个足够好的读者,洞察了作者的用心,在作者留白之处耐心地阅读,重新链接小说中的伏笔和悬念,或许就会拥有一个只属于你的大结局。

显然,黄孝阳在《乱世》里的创造是用心的。读完《乱世》,屋外起风了,吹走了一连几日的雾霾,阅读过程中那些让人牵肠挂肚的跌宕起伏也一并被吹散了,又见得一个朗朗乾坤。我打开窗户,痛快地呼吸着清冽的空气,思绪却仍停留在作者的创造里。

(《乱世》,黄孝阳著,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江苏青年作家黄孝阳曾用“残局”和“俄罗斯套娃”来比喻他的这本《乱世》。我不会下棋,便无力与他对阵。在北京一个雾霾严重的周末,我躲在家里,紧闭门窗,随着作者潜行低吟的文字“穿越”回那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前的十来天里,“穿越”到那个虚构的川西小县城“南坪”去,解构这个“套娃”。

我本以为这会是一次单纯智力上的比拼,毕竟作者构建了一个缘于复杂世道和人心的复杂的悬疑故事,士农工商、军统中统、汪伪余孽、袍哥行会、土匪马弁,在短短几天时间,粉墨登场,环环相扣,使我在一个取出“套娃”之时,又不得不疑窦丛生——下一个“套娃”在哪里?

但《乱世》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推理侦破小说,作者的高明之处更多体现于故事之外的创造。

文学本就应该是一个民族创造力的最直接的体现,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成为一次新的创造。所以,在类型化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我就更欣赏作者能够超然于文本之上,建构起属于个人的独特的东西,并因其独特性而凸显其价值。

在《乱世》中,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众多性格多元包容的人物。拿主人公刘无果来说,作为抗日英雄、国民党少校首长,他冲杀于抗日前线身经百战,身上却未中一枪一弹,颇有点儿传奇色彩。然而作者并没有把他当作一般意义上的一个威武夫来写,而是一个精于琴棋书画和通晓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宗教的青年才俊。在回乡省亲的这几天里,刘无果更多表现出了心思缜密、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既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又有对各方政治势力的独到见解,既有对老百姓生活疾苦的“痛”,又有对官匪贪墨勾结的“恨”。他试图揭开兄长刘无因被害之秘,却更像是在乱世之中寻找着走出乱世的一剂良方。在故事的发展中,刘无果始终身陷于乱

世之中,可我又觉得,他似乎总是游离于那个乱世之外,是一个有着人文精神、法治理念、程序意识的现代意义上的“愤青”。又或者,正是在这种不即不离之间,作者实现了一次成功的“创造”。

同刘无果一样,作者笔下的每一个主要人物——刘无因、刘周氏、李鸿远、王培伟、五叔、罗秦明、马永财、蒋白、杨二——几乎都不同于我们对他们既定身份的传统理解和思维定势。每个人都戴了面具,好像是在正在上演一出川剧的变脸。即便是刘无因、罗秦明这样仅仅作为“背景”而存在的人物,就算在“舞台”上没有一句台词,却也让人不得不正视他们的“表演”。而“演出”